

无法向亲朋好友敞开的
少女心扉，只有悄悄地向它倾诉……

少女 日记

覃竹
著



少女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记

谭竹
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莎日娜

封面设计:江 飞

少女日记

谭 竹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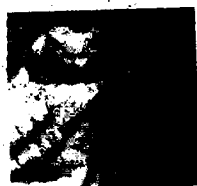
成都蜀丰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1.5 字数:240 千

1998 年 6 月第一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0000 册

ISBN7-204-04137-2/I·759 定价:16.80 元



作者简介

谭竹 1971
年生,毕业于渝
州大学中文系,
1986年开始写
小说,1990年发
表处女作。在
《天津文学》、
《红岩》、《青岛
文学》等杂志发
表过中、短篇小
说,著有小说集
《因风念舞衣》,
散文集《看着我
的眼睛》,重庆
市作家协会会
员,重庆市散文
协会会员。

内 容 简 介

这部描写少女成长历程的日记体长篇小说，用少女所特有的纯真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个光怪离奇的世界，以纯真的青春少女情怀，把一个个粉红色的梦和爱，以及对家庭、学校、社会的真实感受和困惑，——流露在了这一仅仅属于自己的秘密小天地——“日记”中，它或许幼稚，或许是可笑的，但它的的确确是一种真实的流露。书中刻画了摇摇、云雁、婷儿、许琳琳等众多的少女形象和他们内心及生活的真实画面。

这本小说语言优美流畅，描写真切细致，内容真诚感人，格调清新高雅，对少女内心世界地揭示也较为大胆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 梦 晓 (1)

携带着永不愈合的伤口

我用远离人群的方式来保护我的梦境

第二部分 春 雪 (87)

不要叫醒我

即使如花的容颜在梦里也会渐渐老去

第三部分 风 华 (20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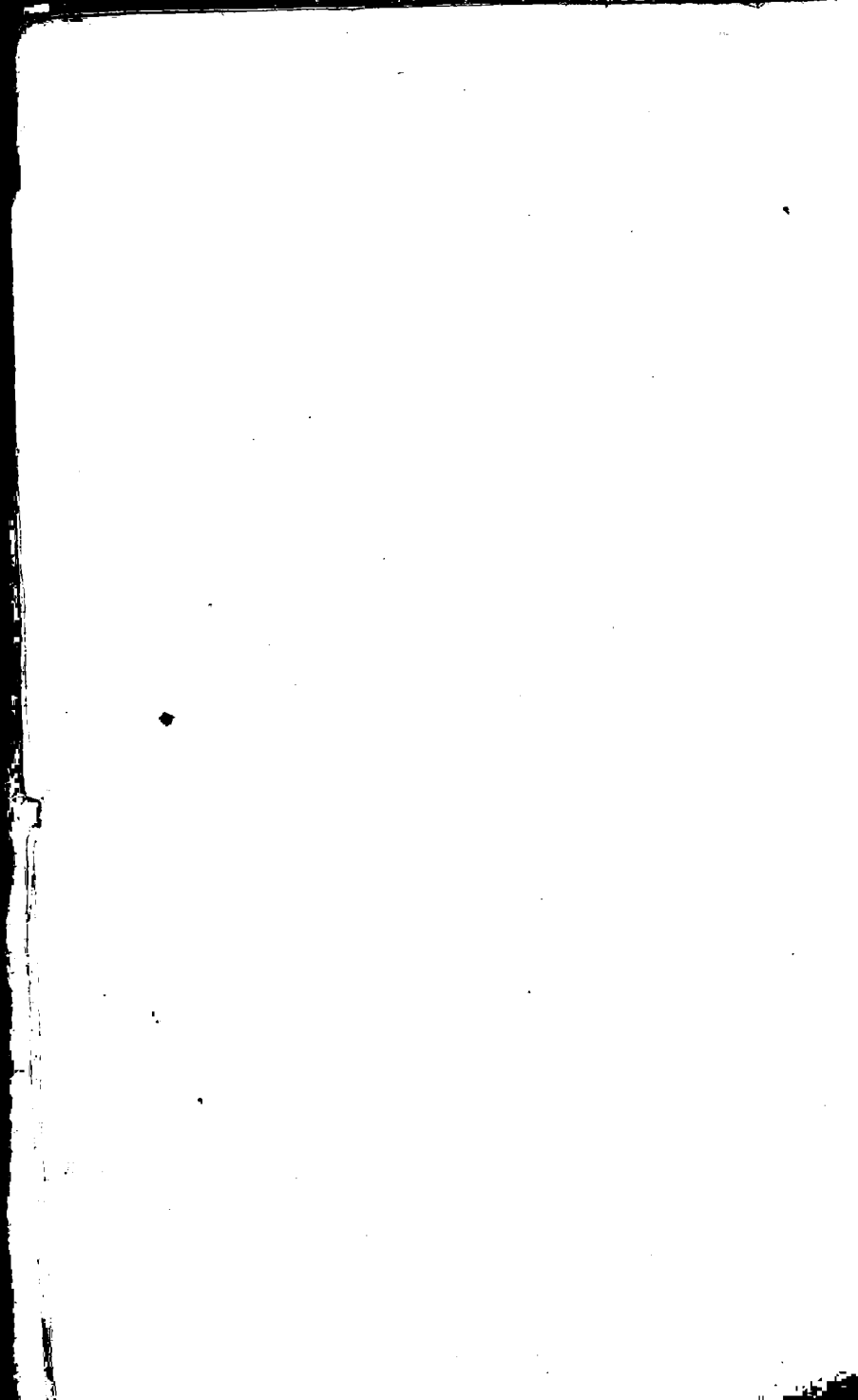
让我再重做美丽故事的主人吧

假装什么都还没有发生

第一部分 梦晓

携带着永不愈合的伤口

我用远离人群的方式来保护我的梦境



某年2月25日

妈妈在收拾行李，趁着屋里乱糟糟的，我溜出来坐在连着露天阳台的石阶梯上。

这个用石头砌得高高的露天阳台和长满青苔、有着好几个蚂蚁窝的台阶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它正对着长江，从这儿可以看见江上过往的船只，江岸盛开的黄花，在风中摇头晃脑的桉树，映着夕阳金灿灿波光的江水，以及每到夜晚璀璨的灯火。露天阳台上还有一块光滑清凉的大青石，可以躺在上面看夏夜的星空，看这幢两层的旧楼石灰斑驳的墙，雕花的八角窗，斜生在屋旁的黄角树如一把伞罩在头顶，伸手就可以摘下肥厚油绿的叶子来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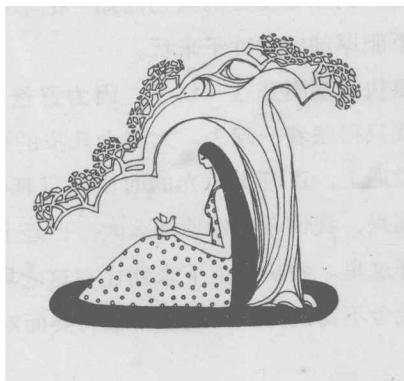
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一切了，因为爸爸平反后调回城里，妈妈和我只得跟着一起去。大我十几岁的哥哥说：“爸爸倒霉时你没遇上，正赶上风光的时候，可真命好！”但是我一点都不高兴，我倒希望像他那么大，已经上班了，不必跟着父母离开这里。我从一生下来就住在这老屋里，已经住了9年了，我舍不得离开，而且也害怕将要面对的新环境、新学校。

爸爸将我转到百百小学，上个星期我去进行了摸底考试。百百小学是全市最好的小学，一向不收插班生，我去考试时那些老师全都在一旁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，猜测我的来头，并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，使我心神大乱。加上以前学校进度不一样，有些内容我还没有学过，只勉强考了60多分。

恍惚间听得一位老师说：“哼，其他学校的好成绩到我们这里来算什么！”

百百小学还是收下我了，因为父亲复职后调回市委，并且分管教育。可是多没面子啊，我宁可就在这里，在这所不出名的小学校，做成绩优秀、老师同学喜欢的好学生。

天阴沉沉的，光秃秃的树枝像一只只伸向天空无助的手，对岸的城市是一片雾蒙蒙的灰色。一个没有阳光的阴霾的下午，我心里很难受，我感到快乐与无忧如风中翻滚的落叶，正在一点点远去、一点点消失。



3月3日

因为爸爸才调去，暂时没有分新房子，就把我们安排在一座废弃的修道院里。

修道院很大，住了好几家人，我们分到的是二楼上的一间屋，连着一个长十几米的走廊。

一切都使我惊奇：厚厚的油漆剥落的大木门是向两边开的，门上有锈迹斑斑的铁环，高高的门槛是旧电影里的那种。大厅里有圣母像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，通向圣像有几级台阶，两旁雪白的柱子上雕着美丽的花纹。大厅空间很高，顶是半圆形的，顶上也有浮雕。窗户也是半圆形的，安着彩色玻璃，深沉的红绿黄色使屋子光线幽暗，有一种神秘的阴影。

后院里有两株很大的银杏树，有着美丽的半青半黄的扇形叶子。听妈妈说这种树快绝种了，我急忙摘了许多叶子夹在书里做标本。院子里还有一群鸭子，一个土坡，坡上长着稀疏的枯草。整个修道院陈旧、古朴、荒凉又神秘。我们就在这里暂时安下身来。

3月6日

今天第一天上学，是爸爸送我去的，他向站在办公室外的班主任王老师说：“以后请多关照小女。”王老师40多岁，圆脸短发，十分严肃。我想起来了，上次来考试，就是她说的“其他学校的好成绩到我们这里算什么”。此时她用威严的目光冷冷地看着我，我不由自主地躲到爸爸身后去了。她将我一把拖出来，领到教室去，一边说：“以后自己要努力学习，不要拖全班的分呀！我们这个学校升学率可是百分之百的，不然怎么叫百百小学呢！你可不要坏了我们的名声！”说着把我带到座位，也不向同学介绍，便丢下我走了。

于是所有的目光都聚了过来，我感到自己似一只猴子。好在这情景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大家便转头听课了。

我偷偷打量了一会儿数学老师，又偷眼瞧瞧同桌，是个瘦弱的男孩，一副调皮相，书包上的名字是：侯小亮。

“这位新同学，请把第五条定理背一下。”数学老师突然点我的名。

我吓了一大跳，猛地站起来，大概用力过猛，椅子倒了，正砸在后排同学的脚上。他大叫一声，我一惊，又向前一冲，手撑在桌上，推倒了文具盒、书、本子，稀里哗啦掉了一地。

数学老师走过来，拾起书放到桌上，对吃吃笑着的同学说：“别闹了！”又对涨红着脸不知所措的我说：“背吧！”

才开口，又引起了一阵笑，有人说：“怎么这么嗲声嗲

气的呀！”

数学老师皱了皱眉：“请大家安静！你坐下吧！”

谁知先前弄倒的椅子没放好，我一下子坐到了地上，这一来全班同学再也忍不住，大笑起来。

我低着头坐在那里，生怕再做错什么，直到下课也不敢动一动。有几个女同学来约我去走廊上跳皮筋，我摇摇头拒绝了。其实这是我和同学搞好关系的良机，但当时没意识到，也没想到因此会给人留下什么坏印象。我只是没有心思，我是那么的害怕，低着头呆呆地坐在座位上，好似乡下老鼠进了城，惶惶不安又灰溜溜的。

第二节课是王老师的语文课，评讲作文。她选念的是一篇写失去心爱小猫后难过心情的作文，名叫《我心爱的小伙伴》。

“如今窗台上，再也看不到它的身影，我不能忘记它清澈的眼睛。当它从我眼前消失的时候，我只捕捉到昔日欢乐的影子……在这个早晨，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最亲密的伙伴离我而去了……”

作文写得情深意切，也很美，我暗暗猜测是谁写的。

王老师读完了，说：“现在请大家来说说这篇作文写得好不好。婉兰，你说。”

一个短发小姑娘站起来伶牙俐齿地说：“作文题目是要求写小伙伴，应该写人，她却写了一只猫，偏题了。再说写猫也只写了猫怎么死的，没有突出中心。”

“嗯。”王老师点点头，又问我：“摇摇，你说呢？”

不知为什么，她一看我我心里就发毛，只想转身就逃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仍鼓起勇气说：“我认为猫也可以算是伙伴，我就把小猫当作好朋友的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？”她的声音冷冷的，可怕极了。我的勇气刹那间烟消云散，不敢再说什么。

“坐下！以后不知道就别乱说！”

是你叫我说的嘛，我委屈地想，可以各抒己见嘛，怎么叫乱说？好奇心起，转头去问问同桌侯小亮：“你知道这篇作文是谁写的吗？”

他偷偷看了看王老师，见没注意他，才小声说：“婷儿，就是斜对面靠窗的那个。除了她不会有谁写这种作文。”

我扭头去看，见是一个皮肤微黑，扎着根辫子，很文静的女孩。她支着头，漫不经心地看着远处，对众人的话似乎充耳不闻。

我又问：“她是不是常写动物？真的是心爱的猫死了吗？”

“摇摇！”王老师突然大喝一声：“站起来！你为什么讲话？”

“我……我想知道谁写的这篇作文，就问问了。”

“好像你不认真听讲还有理！我不管你那么多，抄课文两遍，明天交来！”

侯小亮同情地说：“王老师可凶了，动不动就罚抄书，全班同学都怕她！”

回家的路上，我心情坏透了，才上一天课，就像过了一年似的。小学要毕业还有一年半，整整 548 天哪！我才 9 岁，要长大还有多么多么漫长的岁月啊！

4月1日

我们每天第二节课后要加餐，所以每月要交一次点心费。昨天生活委员收了钱放在文具盒里，放学后他忘了把文具盒带回家，今天来一看钱不见了，急得大哭起来。昨天恰好是第五组做值日，又恰好是侯小亮倒垃圾，最后才走，便怀疑到他。

他干脆地说：“我没拿！”再问他就嚷：“拿了就是拿了，没拿就是没拿！叫我怎么说才信呢？难道有胆子做还没胆子承认吗？”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气得王老师指着他鼻子大骂：“别仗着你老子官大就不得了！”

因为马上要上课，只好决定下午班会时再处理这事。

结果下午生活委员跑来说钱找到了，是他顺手将钱放在书包里带回家，却又稀里糊涂地还记着在文具盒里。

一场虚惊。王老师却不冷不热地说什么要注意要小心，不要让心术不正的人有机可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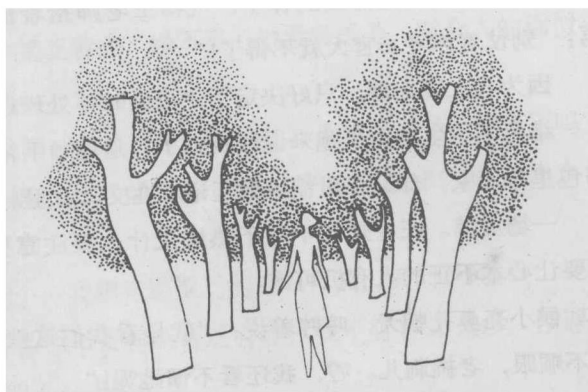
侯小亮鼻孔朝天，哼哼着说：“就是看我们这些干部子女不顺眼，老挑刺儿。哼，我还看不惯她呢！”

当然，他也只能私下哼哼，没胆子大声说出来。

我问：“为什么她那么恨干部子女？”

他说：“我们这个班是全校最好的，成绩没说的，不管什么比赛全拿第一，保送重点中学的人又最多。大家都想到这个班来，干部子女有办法硬挤进来，一不对还常去找校长告状，她怎么不恨我们呢！”

我一问，才知道侯小亮的父亲是个更大的官，住在市委大院的小洋楼里。但我觉得，侯小亮并没有因此和别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，倒是王老师，时时在提醒他的“与众不同”，而且带着明显的歧视，这是多奇怪的事呀！



4月5日

我很想念以前的老师和同学，他们在我的记忆里一个个都显得那么和蔼可亲，可惜我没有机会回去看他们，也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我。

上体育课时有几个女同学在乒乓球桌旁聊天，说起将来会嫁给谁。

我坐在一旁看着她们，心想如果我要嫁绝不嫁给这个班上的人，要嫁就嫁以前班上的。以前班上的，哪一个比较好呢？我想了半天，决定嫁给何韦。

何韦是我的同桌，很机灵淘气的一个男孩子，长得眉清目秀，喜欢扮作戏里的老生。常常一手撩起想象中的长胡子，一手作剑指向前方，瞪圆眼睛大喝一声：“呔！”我喜欢他这时的样子。

我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两个古装的人，假装他们是牛郎织女，然后在中间画了一条河，象征他们的分离。我和他不也是隔着长江吗？看了一会儿，我又把“他”画成背对着河的样子，因为他还不知道我决定嫁给他了呢！这样改来改去，画面变得一团糟，我伸脚把它抹掉，然后拍拍手走开了。